



開墾處女地的蘇聯青年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上海市委員會宣傳部編

50867

上海人民出版社

開墾處女地的蘇聯青年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上海市委員會宣傳部 編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 1268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1 5/16 字數 26,000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1,000

定價 (3) 一角三分

編者的話

蘇聯青年爲了建設共產主義，積極地響應了蘇聯共產黨和政府的號召，不怕艱苦地到邊疆去開墾荒地，他們這種愛國主義精神和熱愛勞動、不怕困難、不找輕鬆生活的優秀品質，是值得我國青年學習的。現特選輯了七篇報道編印成書，以供青年同志們閱讀和幫助同志們加強對思想品質的鍛鍊。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上海市委員會宣傳部

一九五五年十月

目 錄

蘇聯發展農業的偉大創舉·····	李 楠(1)
會見參加開墾工作的共青團員們·····	李 楠(6)
到阿爾泰去·····	黃天祥(10)
爲開墾荒地而奮鬥的人們·····	方榮萱(19)
開墾處女地的青年們·····	李 楠(26)
處女地上的女拖拉機隊·····	李 楠(31)
沿着英雄的道路前進·····	B · 格羅文斯基(36)

蘇聯發展農業的偉大創舉

李 楠

當你坐着火車在西伯利亞的原野上日以繼夜地奔馳時，你不禁會想到這裏是多麼遼闊、美麗和富饒呵！在西伯利亞，在哈薩克，在烏拉爾，在伏爾加河流域，都有着遼闊的草原和森林地帶。在蘇維埃政權的年代裏，這些地區有整片的荒原已在蘇聯拓荒者的英勇勞動中覺醒過來。但到現在為止，還有千百年來沒有接觸過人類犁耙的無邊的處女地。然而，人們都知道，這樣的情況是不會長此下去的。當蘇聯人民擁有高度的機械化的農業生產裝備的時候，這些處女地全部長出黃金纍纍的糧食的時期終究是會到來的。

現在，這樣的時機果然已經到來了！目前，向着共產主義社會前進的蘇聯人民正在全力完成一個莊嚴偉大的任務：要在兩三年內生產更加豐富的農產品和日用工業品。爲了增加農產品的產量，特別是穀物的產量，蘇聯最近已經展開了一個開墾東部和東南部生荒地和熟荒地的運動。這個運動的規模是很大的。按照蘇聯部長會議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指示，在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這些地區將開墾一千三百萬公頃土地，等於一億八千五百萬市畝，超過法國、法屬摩洛哥、澳大利亞、阿根廷四個國家小麥耕地面積的總和。到一九五

五年，這些土地上將要生產十一億到十二億普特的穀物，等於三百六十億到三百九十三億市斤。據初步估計，單是哈薩克共和國的集體農莊今年由於擴大播種面積（今年春天有五十萬公頃新墾土地播種春小麥），就將增產九十萬噸糧食，約等於十八億市斤糧食。不難了解，這個開墾荒地的運動是有着多麼巨大的現實經濟意義。

“處女地等待着人們！”——這個崇高的目標在人們的心中喚起了巨大的熱情和不竭的精力。蘇聯勞動人民特別是蘇聯青年積極地參加開墾荒地運動。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以及蘇聯其他許多城市和農村，共青團員首先響應了黨和政府的號召。莫斯科已有五萬多個共青團員申請到開墾地區去工作。斯大林汽車工廠已有五百多個青年工人提出了申請。列寧格勒基洛夫工廠的車工·伏羅比耶夫在提出了申請以後，當同志們問起這件事時，他直率地回答：“我是共青團員，因此應該到那裏去。”這個有着光榮傳統的工廠鑒於這個運動具有重大的意義，決定要從優秀的工人中挑選出更優秀的人去承擔這個任務。尤爾欽科共青團小組全組都要求去開墾荒地，但車間決定只從小組中抽派一個人去參加。於是這個光榮就落在能完成兩個半定額、既能作鉗工也能作鍛工的謝爾蓋耶夫的身上。庫班的烏斯齊拉賽斯基機器拖拉機站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巴拉金和同志們組織了共青團員拖拉機小組一同出發。坦波夫州日爾傑夫拖拉機站葉夫列莫夫共青團拖拉機小組，帶上優勝紅旗到哈薩克共和國去。他們在申請書上寫道：

“在新的地方，我們一定要把這面紅旗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爲歡送第一批熱情勇敢的青年拓荒者，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中舉行了盛大的集會，共青團員們在那裏會見了自己親愛的黨和政府的領袖們。這次集會變成了青年們的決心和志願的檢閱。庫班的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巴拉金說：“我們完全了解，困難將會是很多的，但困難並不能把我們嚇倒。我們知道，祖國需要這種勞動，人民需要這種勞動。”莫斯科州諾沃普切夫機器拖拉機站共青團書記科茹寧說：“我們向共青團保證，在它的戰鬥史中，我們將寫下光榮事業的新篇章。”

蘇聯的共青團員們就是以這樣的氣概走上了拓荒的戰綫。

青年們和親愛的莫斯科分別了，

青年們因祖國的信任感到光榮。

帶着美好的友誼和歌聲，

離開首都踏上旅途。

爲了使芬香的糧食鋪遍國土，

爲了使大地變成黃金，

青年們走到遼闊的阿爾泰，

開墾處女地去。

在悠揚的歌聲中，莫斯科第一批到阿爾泰邊疆區去的青年在二月二十二日晚上出發，第二批在二月二十四日出發了。他們帶着懷念和祝福的心情辭別了自己的親友和同志。斯大林汽車工廠的技術員加甫麗尼娜在出發前，特地帶着許多花

和樹的種子，準備將來栽種在居住的帳篷和房屋的周圍。她說：當然，阿爾泰也有花朵，但是我們決定使阿爾泰的土地上開起莫斯科的花種開放的花朵。看到這些花朵，我們將會記念着工廠、朋友、同志和親愛的莫斯科。加甫麗尼娜家世代代都是莫斯科人，從沒有一個人長久地離開過莫斯科，但是她決定到阿爾泰邊疆區的荒野去。她說：“我知道，如果我的父親現在還年青，他一定也會像我這樣做。”

在東部和東南部地區，人民安排着歡迎大會。“生荒地和熟荒地等待着你們！”這是當地集體農民對青年愛國者所說的第一句話。老年人準備向新拓荒者傳授他們豐富的經驗。

從遠東，曾在阿穆爾河邊建立了共青團城的第一批共青團員捎來了賀函，祝賀青年拓荒者的勝利。

蘇聯東部和東南部地區的土地是肥沃的。每當秋天，無邊無際的處女地帶就掩蓋着豐茂的深草。這就是富饒和潛力的象徵。這些地區宜於生長茂盛的莊稼，可以從許多集體農莊的實例中看出來。例如，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疆區“伊里奇遺囑”集體農莊的洛塞夫小組，去年就從六十九公頃新開墾的土地上收穫了二千零七十公担糧食，每公頃收了三十二公担糧食，等於每市畝收四百市斤。阿爾泰邊疆區“火花”集體農莊莊員葉甫列莫夫，從一公頃新墾地上收穫的糧食達六十公担，等於每市畝收八百市斤。北哈薩克斯坦州“進步”集體農莊丹尼洛夫小組，去年從六十八公頃新開墾的土地上收了二千一百七十六公担小麥，每公頃收了三十二公担小麥，等於每市畝收四

百二十六市斤多。哈薩克共和國“台爾曼”集體農莊的全部新墾地的產量，每公頃都在二十公担以上。

今年，這些地區的機器拖拉機站、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都擴大了開墾生荒地和熟荒地的計劃。例如，哈薩克共和國阿克摩林斯克州“先鋒”機器拖拉機站，一九五二年為各集體農莊開墾土地九百六十六公頃，一九五三年增加到六千八百二十七公頃，今年要增加到三萬公頃。為完成這個戰鬥任務，機器拖拉機站組織了由十個拖拉機小組組成的四個拖拉機隊。每個拖拉機小組都配備了四部到七部履帶式拖拉機和牽引機。機器拖拉機站在今年補充了大量的新式農業機器以後，履帶式機器的總數增加了一倍。如果說去年的耕地面積是十四萬多公頃，今年的耕地面積將增加到二十一萬多公頃。機器拖拉機站總結了歷年開墾新地的經驗，給墾地工作隊分配了最優秀的拖拉機手。它所服務的“勝利”集體農莊今年準備在被開墾的土地上建立完全電氣化的食堂、俱樂部和醫療站。農莊的莊員們把這些將完全電氣化的建築叫做草原上的燈塔。現在，他們是在怎樣熱烈地歡迎着準備向大自然進軍的青年們的來臨呵！

從莫斯科，從列寧格勒，從基輔，滿載青年墾荒者的列車向着東部奔馳。他們將給祖國開拓出一條進一步發展農業生產的新道路。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東北日報”）

會見參加開墾工作的共青團員們

李 楠

一月十五日，莫斯科一個大風雪的日子，我們訪問了十多個從開墾地區回來休假和新近申請到開墾地區去的青年。

主持這次會見的主人，是一位年長的蘇聯同志，他給我們分別介紹了以後，我們的訪問談話就愉快地開始了。我們和自己就近的人們談了起來。坐在我右邊的一位容光煥發的青年，穿着一套嶄新的服裝，繫着紅色的花領帶，黑黑的眼睛炯炯發光。我揣想他大概是一個未來的拖拉機手，現在一定是哪一個工廠的工人。後來知道他是一位廚師，名叫波爾佐夫。“你申請到開墾地區去，是想將來學習駕駛拖拉機麼？”我好奇地這樣問道。

波爾佐夫緊接着說：“改變我原來的職業，這倒不會。一來那裏十分需要我這項專長，二來我也沒有這個打算。我從七年制學校畢業後，進了廚師職業學校，學的就是這行職業。既然我有這項專長，而開墾地區又十分需要，我能够不申請去嗎？不這樣，作為一個共青團員，我的心是沒有辦法平靜下來的。”

他停了一會又說：“不過，我申請到阿爾泰邊疆區去，這個願望倒一定會得到滿足。我現在真想立刻就動身到遼闊的阿

爾泰草原去。”

這時，和我們坐在一起的正好有一個從阿爾泰邊疆區休假回來的青年。聽說波爾佐夫申請到阿爾泰去，他似乎觸動了一種親切的感情似的，把椅子向前挪了一步，就談起阿爾泰的情況來。

“在空曠的荒地上建立城鎮，自然是任何職業的人都需要。拿廚師來說吧，我們拖拉機隊的二十七個人當中，就有兩個是廚師。當我們每次吃到鮮美的菜湯時，都很感謝他們。難怪米高揚同志說：廚師是一樁值得人尊敬的工作。”

這個青年叫季米特里·亞歷山德洛維奇·維諾格拉多夫。他是阿爾泰邊疆區雅明斯克區雅明斯克機器拖拉機站的拖拉機手。他所在的拖拉機隊開墾荒地的成績在全雅明斯克區是首屈一指的。這個機器拖拉機站一共有三百人，其中約有兩百人是去年從莫斯科去的。

維諾格拉多夫在“游擊隊火花”集體農莊工作。他，這個一直在工廠裏長大的青年，現在已經熟悉了農莊的事業。他告訴我們，在農莊裏工作的有從各方面各部門來的人，但是他們的情感是一致的。人們覺得，自然，到處都是建設，但參加這荒寒的土地上從頭開始的建設事業，却更是一種光榮和幸福。這種情緒不僅使大家努力工作，並且把人們緊密地團結得像是一個家庭一樣。今年光榮的首都青年又發起到開墾地區去的運動，那裏人們的情緒更加高漲，迎接未來同鄉的準備工作已經開始起來了。

維諾格拉多夫的熱情的敘述，引起我們很大的興趣。他

談到了阿爾泰的秀美的自然環境。他認為鄂畢河縱然不能算是最美麗的一條河流，也應該算作最美麗的河流當中的一條。無邊的草原，黝黑的山崗，繁茂的森林，清澈的河流，……阿爾泰的美麗，正如它的富饒一樣，是敘述不盡的。

但是，維諾格拉多夫的關於阿爾泰的談話還沒有結束，坐在靠牆壁的一條長櫈上的另一個青年就把他的話打斷了。這個青年突然以輕細的但又是很有力的聲音說道：“你以為只有阿爾泰才很美麼？比如說哈薩克吧，……我就是申請到哈薩克去的。”

這個青年看起來比其他的人要顯得年長一些。我們都把眼光轉向他，這倒使他有點侷促起來了。但是他仍然從容不迫地談到他未來的家鄉哈薩克。

他繼續說道：“當然，哈薩克要空曠得多，草原上夏季要比別的地方熱，冬季也比別的地方冷得多。但是，難道不正是因為它的空曠，我才申請到那裏去嗎？我是一個建築工人。在曠地和荒野上工作，我們建築工人的職業的榮譽就在這裏。”

亞歷山大·波爾切夫是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工廠鋼筋混凝土車間的製造鋼筋混凝土塊的工人。他這次申請到開墾地區去。波爾切夫家裏的人是莫斯科州的集體農民。我們從他的談話中，不僅感覺到他對於建築工人職業的責任感和榮譽感，還感覺到他懷戀土地的深情。

和這些熱情的青年會見是輕鬆愉快的，令人不感覺到時間的飛逝。我又和一個叫瑪麗雅·格拉熱科娃的青年談了起來。她是普希金廣場中央儲蓄總局的一個普通工作人員。她

說她雖然暫時還沒有什麼專長，但是她對於開荒有着幸福的感覺。這次一道申請參加開墾工作的還有兩個和她一起工作的姑娘。不論是到西伯利亞，或者是到哈薩克，這三個朋友希望仍然能够在一起工作。

像蘇聯一般女孩子一樣，格拉熱科娃穿着得很漂亮，談話非常文雅。她對於未來的嚮往的談話，使我們聽的人很受感動。

和去年一樣，今年莫斯科申請到開墾地區去的大多數是工廠裏的男女青年，其中斯大林汽車工廠又佔了相當多的一部分。在我們的會見快結束的時候，我看見了斯大林汽車工廠工具車間的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波耶馬列夫。他天天都會收到申請書，同時他自己也要去開墾地區。斯大林汽車工廠的工人們準備到哈薩克去，將來他們的新農場將被命名為“青年汽車工人”，或者簡單叫做“汽車工人”。波耶馬列夫從懷中取出一張折疊在團證中的字條說：“這是我到這裏來之前，剛剛收到的一份申請書。”我接了過來，看見上面寫道：“我請求把我派到開墾地區去，因為我希望不辜負我的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的稱號。魯揚科娃。學完九年級。一九三七年生。倉庫管理員。”

會見結束了。我和波耶馬列夫最後走了出來。這些青年已經走上了街道。我望着他們在大風雪中走去的背影，直到他們在轉角的地方消失。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國青年報”）

到阿爾泰去

黃天祥

感謝蘇聯共青團中央周到的安排，我們代表團的一部分同志榮幸地訪問了阿爾泰邊疆區。

在有些人的想像中，阿爾泰是一個荒涼苦寒的地方吧！但這種想法是過時了。拿氣候來說吧，今年的春天到得特別遲。我們停留在莫斯科的最後幾天，樹枝才開始長出嫩葉，可是我們一到巴爾腦爾——邊疆區的首府，有着巨大工業的城市——，就發覺這裏已是綠樹成蔭，春意正濃了。

對於阿爾泰肥沃的田野、豐饒的寶藏、粗獷而美妙的景色，自有許多經濟學家和藝術家去描述它。作為一個青年工作者，我想說的只是：生活在這個環境裏，孱弱的人會堅強起來，胸懷狹隘的人會開朗起來，得過且過的人會振奮起來。幾天的停留，使我們深深地愛戀上了這個地方。

富饒的土地和艱苦的歷程

從北京向西北方向展望，在我國新疆北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國交界的地方，逕邐着一條蘊藏着豐富礦產的阿爾泰山脈。這條山脈伸入到蘇聯境內，它的南麓屬於哈薩克斯坦，北麓在西伯利亞。隨着北麓鋪開的，是一望無際的古倫達草原，這就

構成了阿爾泰邊疆區。邊疆區的面積共有二十六萬一千平方公里，比英國本土的面積還要大一些。境內有佔總面積百分之二十的森林。森林中棲藏着三百多種鳥，一百多種獸，其中不少是可以稱為珍禽異獸的。鄂畢河自南向北流貫全境，境內大小河流共有三萬二千多公里長。吸引着各地旅行家的蘇聯最美麗的脫涅茨柯耶湖，就在邊疆區的山上。邊疆區出產的小麥，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三十年代，農婦謝里吉娃曾在這裏十公頃的土地上，創造了每公頃收穫六〇八普特小麥的世界紀錄。但是，人們還記得，在一九一七年以前，這裏的全部土地都屬於沙皇。皇室只知道對人民進行無厭的剝削，而對於邊疆區以及整個西伯利亞的富源却知道得很少，更沒有想到要去向大自然索取。勤勞勇敢的阿爾泰人民當時過着貧苦無靠的生活。十月革命以後，在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政權的領導和幫助下，阿爾泰人民才開始了社會主義的新建設和新生活。

可以列舉這樣一些數字，來說明革命前後邊疆區人民的經濟、文化生活狀況。

革命以前，邊疆區的工業要比俄羅斯的工業落後一百倍，當時全區工人數量只等於現在巴爾腦爾紡織聯合工廠工人的數量，全區工業產值只等於現在巴爾腦爾車輛創造廠的產值。而現在邊疆區已有二千五百多個工廠，其中大廠有一百五十個，邊疆區的工業水平已差不多等於全俄一般的水平了。

革命以前，邊疆區只有落後分散的農業，五萬個木犁和八千個木耙就是當時的農業生產工具。而現在邊疆區的全部耕

種已經機械化了，收穫也做到了百分之九十七的機械化。列寧同志曾經希望過全俄有拖拉機十萬台，如以每台十五匹馬力計算，現在單阿爾泰邊疆區就已經有五萬台了。

革命以前，邊疆區只有兩百所小學校，一千一百一十二個教員。現在，邊疆區有三千三百七十二所七年制和十年制的學校，三十四所中等技術學校和五所高等學校，教師已有兩萬人。在一九二三年時，文盲佔邊疆區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但現在很難找到了。

顯然地，正是蘇維埃政權爲阿爾泰人民帶來了新的生活。

讓昏睡沉沉的大地甦醒過來

一九五四年二月，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蘇聯部長會議決定要大量開墾荒地。全蘇聯的青年奮起響應了黨和政府的召喚。二月二十二日，莫斯科的青年志願開荒者在克里姆林宮集會。赫魯曉夫同志在會上發表了演說，支持青年們的愛國行動，祝賀他們克服困難，取得勝利。當天夜裏，載運着青年志願開荒者的第一列車就向阿爾泰這個重要開荒地出發了。接着，人的洪流，機器的洪流，各種物資的洪流，就源源不斷地向阿爾泰湧去。在這裏展開了向大自然的激烈的進攻，人們要把野山羊和野兔角逐的場所變成良田，要在昏睡沉沉的大地上建立起新的村莊。

參加開荒的絕大部分是青年。這當然不是說成年人不願意來開荒而是考慮到：如果組織年紀較大的人去，他們都有家庭，往往一個人勞動，四五個人吃飯，這樣就需要更多的住房

和更多的糧食，而在新開墾的土地上，這是比較困難的。至於青年就不同了，他們許多人沒有家庭，有家庭的孩子也很少，妻子還可以工作。事實證明他們更可忍受一些難以忍受的困難。因此，青年是開荒的先鋒隊、主力軍。

一九五四年，阿爾泰邊疆區共開墾了兩百三十二萬公頃荒地，種植了一百五十萬公頃，生產了一億普特糧食。全邊疆區共收穫糧食四億二千萬普特，供應了國家兩億四千萬普特。邊疆區的糧食產量已較蘇聯其他各州要高得多。如和各共和國比較，那末，俄羅斯當然是第一位，烏克蘭佔第二位，哈薩克佔第三位，而阿爾泰邊疆區就要居第四位了。

一九五五年，按照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蘇聯部長會議的決議，阿爾泰邊疆區繼續組織了開荒的工作。截至五月中旬以前，已有兩萬多人到達了開荒地區。邊疆區今年計劃要產五億普特糧食，即達全蘇聯計劃爭取年產糧食一百億普特的二十分之一。

新的村莊和新的家庭

阿爾泰邊疆區開荒採取了這樣幾種辦法：一是擴大原有的國營農場；一是在荒地的中心新建國營農場，這就要靠白手起家。也有許多集體農莊進行了開荒的工作，但數量不算大。主要的開墾任務是由國營農場承擔的。邊疆區去年新建國營農場十個，今年又建立了十個。按照邊疆區荒地的數量，還可以建立三十個到五十個新的國營農場。

我們愉快地訪問了在巴甫洛夫斯克區，以“共青團”命名